



当代大学生长篇小说丛书

厚爱

Hou Ai

宋紫怡◎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当代大学生长篇小说丛书

厚爱

Hou Ai

宋紫怡◎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厚爱 / 宋紫怡著.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6

(当代大学生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 - 7 - 5034 - 5089 - 1

I. ①厚… II. ①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6594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6 字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 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作家是可以培养的

潘晓彦^①

大学是培养创造力之所。而今,我们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学子陈星宇、王月、宋紫怡的长篇处女作《鸽子,飞吧》、《流泪的松树》、《厚爱》,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乃寅写作班”倾心投入所问世的第二批作品。首先,我们一如既往地再次对学生表示热烈地祝贺!

本来就应如此:让学生具备文字运用与创造能力,爱好写作,拥有相伴一生的写作习惯,进而养成一方学府的写作风气和传统,辈出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与发展的作家。这是大学及其文学院应该担当的天职。

作家是可以培养的。美国芝加哥大学近一个世纪的创意写作教学早已证明了这一观点。而对于我们,自成立“乃寅写作班”以来,便获得了虽不多却十分珍贵并将不断丰富成熟且包蕴深刻的经验体会。

——我们学院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特别邀请校友、讲座教授、著名作家韩乃寅执教指导,我与他共同研究了针对性强且富有实效的人才培养方案,大幅度调整教学内容,灵活设置课堂时空。安排激发学生写作热情、触动心灵的讲座——韩教授亲自主讲《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长篇小说创作》等,又邀请获鲁迅文学奖的著名诗人李琦教授主讲《文学与人生》、茅盾文学奖评委贾宏图教授主讲《读书与人生》、著名编剧赵光远教授与韩乃寅教授主

^① 本文作者为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

讲《影视剧的创作》，与学生一同品味深婉的人生百态。或将课堂放进妩媚的校园和清新的自然，在亲情般的氛围中，激发了写作班学生的创作热情。我们文学院派老师带队，引领学生追寻作家步履，去山东高密莫言故乡考察学习，切近地感受作家成长的生命及心路历程；与省文学院合作组织“北大荒夏令营”，去中国第一大现代化友谊农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雁窝岛湿地采风、考察，我们又定期组织写作班学生观看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央电视台编制的我国著名作家谈创作的影像，让学生们真切地体会文学创作是一个历练人生、艰苦跋涉并充实升华的过程。

而写作实训则是我们施教的重心。韩乃寅教授对此更是无私地付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劳动。他很快抓住每位学生的特点，做到因材施教。从构思提纲到人物关系及性格塑造，都有认真的指导意见。由于韩乃寅老师不与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除来辅导外，无数次电话穿越时空，回响在哈尔滨、北京、海南和牡丹江之间，一年多的时间，约近两千个短信和通话留在学生的手机里，更化作深浓的感动，汨汨流淌在学生稚嫩而真诚的笔端。于此，我们终于唤回了师生久违了的富于生机的课堂效果，学生真正看到了自己的进步，他们兴趣盎然，热切期盼不断拥有更新的收获。

其实，我们如此重视培养学生的文学写作能力，还有更深层的人文原因：使学生热爱生活、谭思深虑，拥有健康的价值观念、诗化乐观的情怀和审美智慧，通过语言文字的运用获得和体现无穷的创造力；同时，以此为契机，形成运筹文墨的高雅风气和传统，让写作裹挟着厚重的中华文化与现代信息，澄净校园，淑美社会。

“乃寅写作班”的命名，对于我们独具深长的意味。韩乃寅教授曾就读于我校，大学时代就开始发表和出版文学作品，并加入了省作家协会，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由此开始，执着坚韧地走过了几十年的时光，创作了千万余字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如《远离太阳的地方》、《高天厚土》、《龙抬头》、《七七级》等。他有六

部作品拍成电视剧,其中《破天荒》等三部分别在央视一套和八套黄金时段播出。而今,他仍耕耘不辍,又不忘培育之恩,结草衔环回报母校,并为之培养一个校园大学生作家群的令人敬重和感动的愿望。当我们文学学院的教师在课堂上讲述高等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评述韩乃寅作品特色章节时,总会怀有特别的感情。如今,韩乃寅教授又以自己的实践来辅导在校学生,我们深切地希望后来的学子能秉承这一令我们感到荣耀的写作传统,希望“乃寅写作班”作为一个标志,成为我校及文学院人才培养的特色和亮点。

我作为这个写作班的导师和负责人,感谢前辈、学兄韩乃寅教授,在繁忙的社会兼职与创作中,还能慷慨地付出时间和精力,更感谢东方出版社的彭明哲副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马合省主任,感谢李琦老师、贾宏图老师,感谢为“乃寅写作班”付出劳动的同事们,感谢印证了我们教育理想的学生们。同时,也为我们牡丹江师范学院及其文学院送上我的祝福:无论春华秋实、盛夏冬雪,北方边陲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地方本科师范院校,能不断传出令人惊喜、欣慰且在未来的日子里辈出作家的好消息!

2014年6月1日

第一章

时令进了三月，风变柔了，天气转暖了，人也活跃起来了。

昨晚下了一场小雪。安康往外一看，白茫茫的一片，“呵，下雪了”。这场春雪把春日里的富裕镇装扮得到处都是一片银装素裹、粉妆玉砌的景象。

跟别家的素净不同，安家可是红红火火，人来人往。这窗户上的大红囍字儿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鲜亮，春风把大门上贴着红对子刮得“哗哗”作响，房檐下的红灯笼也是随风摆动，摇曳生姿，到处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息。“喳喳喳喳”，一对花喜鹊正站在安家院子里鲜红的腊梅枝头上高声啼叫，好像在向全镇的人们报喜。莫非是这喜鹊也知道安家今天要办喜事，特地来捧场，凑这份热闹？

“儿子，快看，花喜鹊。”安康抱起安望岳兴奋地说，“它都知道你老爸我今天要结婚了！”

众乡亲也都说：“这是‘喜鹊登梅幸福来’呀。”

其实十一岁的安望岳还不怎么明白结婚的真正意思，他只是隐约地知道爸爸给自己找了一个新妈妈，他不愿意。

今天的安家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都是为了下午的婚礼做准备。安康是二婚，在富裕镇有一个古老的习俗：早晨结婚是早婚，下午结婚是晚婚。所以二婚都是在下午举行婚礼的。

安老太太早早就去集市上把结婚当天招待客人用的东西买好了，大到鸡、鱼、肉、青菜；小到花生、瓜子、糖块等一应俱全。邻居们忙前忙后，煎炒烹炸，准备今天白天招待客人的饭菜；还有一部

分人去借桌椅板凳；也有人在新房参观、聊家常，对家具啊，摆设啊什么的评评点点，有说有笑；更有爱热闹、爱玩的乡亲早就摆好了牌桌，凑上了局。安康的同事们则在忙着布置花车，准备去接亲。

要说今天最清闲的人就是新郎官安康了，大家忙前忙后，都是为了他。然而今天最紧张的人也是安康，此时他正在哄自己十一岁的儿子。安望岳今年才十一岁，虽任性了一点，但无疑是自己的掌中宝；而新娘子今天嫁过来，就是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媳妇，也得用心相待。要怎么处理这个关系，安康的心里还真是有点打鼓。

安家在富裕镇虽不是什么富户，但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十几年前，安康是富裕镇为数不多的保送大学生之一，读的是沈阳医学院的临床专业。毕业后，安康就回到富裕镇镇医院，做了一名普通的外科医生。安康为人实在，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可他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脾气不太好，暴躁易怒，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在富裕镇的口碑；而他的母亲安老太太也是一个淳朴厚道的人。所以安家在富裕镇很受人尊敬。当年安康大学毕业的时候，带回了一个城里的媳妇，是安康的同学，也在镇医院里当医生。两人结婚后，很快就生了一个虎头虎脑的大胖小子。安康给他们的儿子取名叫“安望岳”，意思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在将来的成长过程中不怕困难、敢攀顶峰，能拥有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一家人生活得和睦幸福，两口子也曾经一度被传为富裕镇的佳话。但是好景不长，七年后，一直不同意这桩婚姻的媳妇娘家以要带着女儿出国定居的理由棒打鸳鸯。两人离婚后，六岁的安望岳就跟着爸爸和奶奶一起生活。这一转眼，五年的光景就过去了。

比起安家的热闹，新娘子童展颜的家里也聚集了不少邻里乡亲。童展颜给自己十岁的女儿杨墨涵穿上了新衣服，又给她编了新辫子。然后她开始给自己整理。今天，开理发店的嫂子特意给童展颜盘了一个最时髦的发髻，还给她化了妆。

穿上新夹袄，杨墨涵拉着她的手说：“妈妈，你今天可真好看。”

童展颜细细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不禁想起了十年前，过去的日子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中闪过。十年前，也是在初春，自己新婚，家里家外热热闹闹，人来人往。想想终于能嫁给自己的如意郎君，还是姑娘的童展颜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那时的丈夫也是这么夸自己。

“妈，我来接媳妇儿了。”安康人还没进院，声就先到了。

“展颜，快点的吧，这你也不算是什么新媳妇了，就别让人家安康等得太久了。”童妈妈边笑着迎安康进屋，边催促着女儿童展颜。提起安康，童妈妈心里对这个女婿还是很认可的。这三年来看着女儿一个人带着孩子日子过得辛苦，这当妈的心里真是心疼。如今女儿又要出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心里虽然舍不得，但想想女儿能过上好日子，这心也就放下了。虽然眼里还是含着泪花，但嘴里却全是嘱咐女儿要当个好媳妇的话。

“妈，我知道了，我走了。”出门时，童展颜回过头跟童妈妈告别，也看见了墙上贴着的大双囍字。这双囍字不仅代表着对过去的生活和死去丈夫的怀念将变成难忘的回忆，更预示着美好新生活的到来，也包含着所有人的祝福。

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童展颜领着杨墨涵跨过门槛，步伐稳重，就像走向新的人生。

“新娘子来喽！”

车一进拐弯，随着这声吆喝，爆竹就噼里啪啦响了起来。来看热闹的人们一窝蜂地挤到了大门口。一下车，这吉祥的五谷打在身上，童展颜还真觉得有点疼。

“新郎新娘跨火盆，日子越过越精神——！”媒婆故意拖长了腔调。新郎安康把新娘童展颜来了个公主抱，高兴得一步就跨过了火盆，引来一阵叫好声。童展颜的红夹袄就像是要跟院子里的红梅比赛似的，也不知道是腊梅更红，还是红夹袄更艳。

安妈领着孙子安望岳站在门口，心想：这新娘子是接回来了，俗话说这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爹，真不知道她能对我的这个大孙子

咋样。童展颜带来的女儿杨墨涵就牵着妈妈的手，跟谁都不说话。安望岳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后妈带来的小女孩，杨墨涵也偷偷地瞧着这位将来她要叫“奶奶”的老人。

嬉闹、逗笑、抢红包，闹过了新人，宾客们都到饭店去等着吃酒席了，只留下那大双囍字在白雪的映照中闪耀着红光。

富裕镇的镇医院并不是很大，今天的医院似乎比以往的时候安静了许多。

护士乐晨拿了几个棒棒糖，想给安康送去，让他带给安望岳吃。身边同事的孩子中，安望岳可不是最懂事的，却是最会来事的，乐晨就喜欢他的机灵劲。当然了，乐晨喜欢安望岳也不光是因为他聪明，更重要的是乐晨暗恋安康很久了，想给他当后妈。可是今天乐晨都去了安康的办公室两趟了，也没看见他。

“也没见过他平时请假啊。”乐晨在心里嘀咕着，纳闷地从安康的办公室里退出来。

乐晨是个四川妹子，都说四川出美女，这话不假。乐晨就是这镇医院里数一数二的大美女，人漂亮，性子天真又活泼，护理起病人也是又周到又细心。最开始她只是个实习生，还有点不太适应北方的气候，但正当大家都认为只要实习期一满她就会回城的时候，乐晨却不顾父母的反对留在了富裕镇。当年她刚来上班的时候，就被同医院的年轻医生张湘明看上了。安康作为张湘明的师哥，又是过来人，就没少帮着张湘明说好话。可是没想到这三撮合两撮合，乐晨渐渐被成熟稳重又有男人味的安康深深吸引了。有一次，一位患者因为打针的问题在走廊里与乐晨发生了争吵，正当她委屈得哭了时，就是安康走过来帮她解了围。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乐晨更依赖这个有故事的北方男人了。虽然她没有明确地向安康表白，但这秋波在暗地里可没少送。其实时间长了，安康也不是不喜欢乐晨，甚至在某些方面，他觉得乐晨有点像自己的前妻。但是她太年轻了，自己比她大了整整十四岁，况且又是兄弟看上的主，俩人实在不适合在一起。所以对待乐晨的感情，安康一直是在

打马虎眼，假装不知道。

眼看结婚典礼就要开始了。

处理完病人，张湘明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把请柬匆忙地往里怀兜里一揣，就出去了。乐晨低着头走在走廊上，一拐弯，正好撞上了迎面跑过来的张湘明。

“你干吗去啊，这么着急？”乐晨边问张湘明边弯腰顺手捡起了从张湘明怀里掉在地上的东西。

“我……我去……”张湘明没反应过来，有点结巴，下意识地去抢乐晨手里的红纸壳。

“哟！这是谁的请柬啊？”乐晨一边笑着，一边打开了请柬，又问道，“对了，你有没有看到安医生啊，我有东西要给他……”

乐晨的话还没有说完，就看见“安康”的名字赫然写在纸上。足足几秒钟，张湘明和乐晨都是相对沉默。

“——安康要结婚？他跟谁啊？童展颜是谁啊？我怎么不知道啊？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啊？怎么回事啊？”短暂的沉默过后，乐晨失控了，她把请柬重重地摔在张湘明身上，豆大的泪珠就落了下来。红红的请柬掉在地上，“啪”的一声，就像乐晨的心，摔得好重。

一连串的问题把本就慌张的张湘明给砸蒙了，等他反应过来，乐晨已经蹲在地上哭了起来。看见乐晨哭了，张湘明慌了，不知道怎么哄，该从哪儿哄起。

原来要结婚的事安康一直是有意瞒着乐晨的，就是怕她知道了伤心，毕竟还是情窦初开的小姑娘。所以安康给医院里所有的同事都发了请柬，独独没有乐晨的。张湘明知道自己惹了祸，但更多的，他是心疼此时哭得像泪人一样的乐晨。

张湘明正手足无措，乐晨却站起来，用袖子抹了抹脸，冒出了一句话，可吓坏了张湘明。她说：“我现在就要去参加安康的婚礼！”

“什么？”还没等张湘明反应过来，乐晨已经把白大褂脱下来扔在张湘明怀里，跑了。

跑了两步，乐晨回过头告诉张湘明：“你就不用去了！”

“我要去！”说完这句话，张湘明赶紧把手里的衣服往正从身边走过的小护士怀里一推，紧随其后追了出去。他怕不谙世事的乐晨做出什么傻事。

“尊敬的各位来宾，父老乡亲：大家下午好！如果说爱情是美丽的鲜花，那么婚姻则是甜蜜的果实；如果说爱情是初春的小雨，那么婚姻便是雨后灿烂的阳光。在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一对特别的新人。他们都是第二次步入婚姻的殿堂，一个带着儿子，一个带着女儿，历经岁月的磨砺，饱尝生活的艰辛。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共同走过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爱的旅程。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一对特殊的新人——新郎安康先生和新娘童展颜女士闪亮登场！”

乐晨赶到的时候，结婚典礼才刚刚开始。看见幸福的新娘挽着安康的手臂，乐晨不自觉地跟着他们往前走。她多希望站在安康身边陪着他走过红地毯的女人是自己，但是现在，安康在台上，而她在台下。自己对安康的感情，安康根本就是了然于心，可他怎么就选择了别人呢，还背着自己。才刚刚开始的爱情就这么糊里糊涂地丢了，乐晨她心里真是堵得慌。

这时张湘明也赶到了大厅，一眼就看见愣在典礼台前的乐晨。也许此时的安康也是能看见她的。张湘明赶紧拉着乐晨就近找了个位置就坐下来。

“不是不让你来吗？”乐晨看了张湘明一眼，便不理他。

“你说了不算。”张湘明朝两位新人笑笑，示意乐晨别说话，听司仪的。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新娘子给我们讲几句话，大家掌声欢迎。”司仪有意调动气氛。

听了这话，张湘明带头鼓掌，说：“好！”安康结婚，于公于私张湘明都是高兴的。于公：安康是自己的大哥，他结婚自己当然高兴，况且嫂子又贤惠；于私：安康结婚了，那么自己追乐晨就有机会

了,他更应该高兴了。

听见张湘明喊“好”,乐晨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什么新娘子啊,”童展颜笑着说,“我就是个当妈的,没上过几年学,也不会说什么。我就说一句,嫁给安康,我就是安家的媳妇,就是孩子的妈。亲妈后妈都是妈,只要孩子叫我‘妈’,那我就一定得把这妈当好。”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都夸安康家的孩子是金童玉女,将来肯定有出息。

“这新娘子可是个好女人啊!所以我一定要给安医生保这个媒的。”这时候桌上的一个打扮妖艳的女人开口说道,原来她是媒婆。

乐晨一看是媒婆,马上不爱听,站起来就要走。张湘明则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硬是让乐晨坐下。

媒婆接着说:“我跟新娘子同村,前些年,她不仅长得漂亮,嫁得也不错。掌柜的是我们那儿包鱼塘的,挺赚钱。但是这孩子命苦啊!三年前,她的老公送女儿去新建镇学舞蹈,在过马路时出了车祸。男人为了保护孩子,丢了自己的命。后来听说,撞人的司机是个女的,是因为她的老父亲得了肝癌,病危,她着急往医院赶才酿成了大祸。要说这展颜真不是一般的女子,警察说这事他们也有责任,她不仅没闹,还识大体,承担了丈夫和女儿要付的责任。没讹人家,也没有要多余的补偿金。后来她婆婆气得要分家,展颜才带着女儿出去生活。这女人啊……”媒婆擦了擦眼角。

乐晨和张湘明都听得入了迷:怪不得这几年,有不少人给安康介绍对象,可他就是不答应。如今他却娶了一个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还带着个孩子。看来这个女人还真是有她的过人之处。

张湘明正想着心事呢,就听见前面的安康喊道:“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也是狐狸精,她不是我妈,我有妈!”安望岳倔强地扬着头,眼泪含在眼圈。

“小兔崽子,看我不踢你!”安康说着就要上脚。

“这是怎么了？”张湘明嘟囔着，就和乐晨赶紧上前去拉架。

“你这是要干啥？”安老太太狠狠地把安康推到了一边，又说，“孩子不叫‘妈’你就打他啊，你是后爹啊！”奶奶心疼孙子，当时就跟安康急了眼。

原来是安望岳不肯管童展颜叫“妈”，气得安康要动手。

童展颜的女儿杨墨涵吓得直哭：“我妈不是狐狸精，我妈不是狐狸精……”

“唉，这嫂子刚刚在宾客面前承诺要给孩子当个好妈，这妈还没当上呢，儿子就给她出了这么一个难题。真是……”看着这场面，张湘明不禁替童展颜担心。

亲戚们也都想看看童展颜到底怎么处理。

“乖，别哭了。”童展颜首先安慰两个孩子，“不叫就不叫吧，这孩子有妈，我不能让孩子为难。就是孩子不认我，我也会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你看，天这么冷，望岳怎么穿这么少，走，跟妈去拿一件新衣服。”童展颜说着就要搂安望岳。

“谁要你的衣服，猫哭耗子假慈悲！”安望岳一转身就挣脱了童展颜。

“不听话是不是？”安康又要伸手打安望岳。

乐晨走上前说：“小孩子不懂事嘛，哄哄就好了。来，望岳，到阿姨这来。”安望岳一看是总给自己买礼物的乐晨阿姨，很愿意地就跑到乐晨怀里。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结婚？”安康在一瞬间有那么点不自在，定定地看着乐晨和张湘明。

“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我来祝贺！”乐晨瞟着童展颜，眼神里既有失落又有妒忌，既有不甘又有服气。面对自己与眼前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女人和男人的关系，乐晨的心情很复杂。她本能地把安望岳往怀里搂了搂，似乎只有孩子能填补她那颗此时此刻空落落的心。

这时安康、童展颜、安老太太、张湘明同时看着乐晨，却是怀着

四种不同的心境。安康担心乐晨在婚礼上闹出什么事,不好收场;童展颜不知道丈夫安康和这位漂亮的小姐是什么关系,但觉得似乎是来者不善;安老太太关心的则是孙子安望岳与乐晨的微妙关系;而张湘明却怕乐晨不但没有放弃安康,反而是越陷越深。

一阵春风吹来,把地上火红的炮皮子卷得上下翻飞,似乎在撩拨着在场的所有人的心。

不管怎样,婚礼总算是结束了,尽管有不愉快,但毕竟还是得到了亲人的祝福。

洞房花烛夜,燃烧的红烛把屋子里烘得暖暖的,温馨得让人有点想睡觉。今晚两个孩子都到东屋跟奶奶一起睡。安顿好孩子,童展颜给安康打了一盆洗脚水。

“老婆大人,望岳不懂事,今天让你受委屈了。”说着,安康就要亲童展颜一口。

“不正经!”童展颜笑着推开安康。

洗过脚,两口子就坐在炕上聊起了今后的打算。

安康看着墙上挂着的结婚照,深情地说:“医院不能没有我,我白天上班,家里的事就得全都拜托你了。两个孩子都还小,妈也老了,以后你恐怕要受累了。”

“我嫁过来就是你们家的人了,什么受累不受累的,都是我应该做的。对了,安康,现在咱家人多了,两个孩子又要上学,你肩上的担子就重了,我也不能在家待着。我想把镇里的两个鱼塘承包下来。”童展颜边铺被子边说。

“包鱼塘?能行吗?赚钱是男人的事,你是女人,我舍不得你出去受苦。”安康转过头来看童展颜。

“你忘了,我原来就是包鱼塘的,我有技术,能行!再说了,我是女人不假,那你也不能剥夺我劳动的权利啊!你也太霸道了!”童展颜冲着安康得意地笑笑,看来心中已有把握。

“你说我霸道?好,就给你来个霸道的……”说着,安康就去关灯。

就在俩人准备好好缠绵一番的时候，门突然开了。

“你怎么没插门啊？”童展颜责备了安康一句，赶紧起来。

“我一个人住习惯了，忘记了。”安康顺手拉开了灯。

“妈妈……”灯开了，原来是杨墨涵跑过来了，孩子鞋都没穿，看见童展颜就扑到妈妈怀里，委屈地哭了。

“怎么了？咋不穿鞋呢？”童展颜一把就把孩子抱在了怀里，心疼地给她擦眼泪。

这时，安老太太也赶紧跟了过来。原来是安望岳不喜欢妹妹，要混账，不准杨墨涵盖被子。杨墨涵盖哪一个，他就要抢着盖哪一个，折腾得有一会儿了。

一听说是安望岳又不听话，还敢欺负妹妹，安康下地穿鞋就要去揍他。

“哎呀，你干吗呀，动不动就动手，就会用蛮力，这怎么教育孩子啊！你待着，我去那屋看看。”童展颜说完安康，抱着杨墨涵就去了东屋。

安望岳一看是后妈来了，立马就想起了童话故事里的情节，以为自己肯定要挨揍了。但虽然心里害怕，头还是仰得高高的。

没想到童展颜坐到他身边，亲切地把他抱在怀里，温柔地说：“望岳，你是哥哥，是男子汉，应该照顾妹妹。妹妹胆子小，她很喜欢你，可是不敢说，她看你不喜欢她，她都哭了。望岳，那你告诉妈妈，你是不是也喜欢妹妹啊？”

没有想象中的打骂，而是被温柔地抱在怀里，突如其来的幸福让安望岳忘了挣扎，反而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今晚妹妹跟你一起睡好不好？”童展颜还是温柔地说。

安望岳看着妹妹，又点了点头。

新婚之夜的小冰块就这样被童展颜温柔的母爱给融化了。安康握着童展颜的手，佩服地说：“人家都说，‘娶个好女人，影响几代人’。以前我不知道，但今天我知道了。看来娶了你，没错！”

“油嘴滑舌。”童展颜故意嗔怪着。

夜里,童展颜又偷偷地去东屋看了一眼,两个孩子睡得都很乖。童展颜轻轻地给他们掖了掖被子,心想:一天下来,孩子也累了。她又摸摸安望岳的头,在心里对自己说:“真是难为孩子了。自己可一定得当个好妈。”

回到屋里,听着身边丈夫均匀的呼吸声,童展颜觉得自己很幸福。但这一夜她睡得并不香,因为她隐约地知道,与继子安望岳的友好相处,也许需要她格外尽心。

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照在雪地上甚是明亮。看着窗外的月亮,童展颜心想:自己一定要努力,让这个家像今晚的月亮一样,和美美,团团圆圆。